

嘉約翰記錄的廣州話醫療用語的語音、構詞法和句法分析

黃靈燕

馬來西亞博特拉大學

提要

本文主要研究嘉約翰《廣州話短語選編》的醫療用語反映的廣州話音系、詞彙的構詞法和句法的特點。本文分析了嘉約翰拼寫的近代廣州音有中山方言的語音特點，它的字音也受到廣州附近地區的方音所影響。嘉約翰記載的醫療用語有豐富的詞彙和多樣性的句式供醫者和患者進行醫療的交際，傳達醫療的信息。本文通過分析醫療用語的構詞法和句法說明廣州話作為醫者和患者溝通的用途，以及它作為醫療用語的語言特點。

關鍵詞

廣州話，醫療用語，音系，症狀詞語，疑問句

1. 前言

嘉約翰 (John Glasgow Kerr, 1824-1901) 是美國長老會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最早來華傳教士，同時是一名西醫。1853 年嘉約翰先抵達香港，爾後輾轉來到廣州行醫、傳教和從事教育的工作。1859 年嘉約翰在廣州創辦了在中國最早的教會醫院——傳濟醫院，開始了他在華傳教兼醫療服務的工作。由於嘉約翰在中國廣州傳教和行醫的區域和對象皆以粵語作為交際語，所以在耳濡目染之下，粵語也成為了他的工作語言。本文研究的 19 世紀粵語醫療用語的語音、構詞法和句法的特點主要是參考嘉約翰修訂的《廣州話短語選編》(*Select Phrases in the Canton Dialect*) (Kerr 1889, 第三版)。

“Canton” 一詞根據何美齡 (K. Hemeling, 1878-1925, 英國政府管治的中國皇家海關的人員) 編撰的《英漢標準官話口語詞典》(*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Hemeling 1905: 185) 的解釋為“廣東省城”、“廣州府”。因此，本文對嘉約翰編撰的教材書名所示的 the Canton dialect 譯成“廣州話”。唐作藩主編《中國語言文字學大辭典》(2007: 783) 指出粵語區可分為 7 片，即廣府片、邕潯片、高陽片、四邑片、勾漏片、吳化片和欽廉片。鄧思穎 (2003: 24) 指出在文獻上，粵語又稱為“廣州話”、“廣府話”、“廣東話”、“白話”等。漢語方言學界一般以廣州的粵語為典型的粵語代表。

郭照江（2004: 3）指出醫療用語可以輔助醫者捕捉臨床信息，舒緩患者心理的需要。在醫患的交談過程中，通過醫療用語的交流，醫者可以觀察患者的患病特徵，並可適時通過醫學用語把觀察結果反饋給患者。嘉約翰一生總共為七十多萬名的中國患者治病，做過近五萬次手術，培養了 150 名西醫。嘉約翰臨床信息的掌握豐富，看診、接診時和患者的口語交流，應該有許多用來口語交際的醫療用語，將這些歷史方言的語料根據語音、詞彙和語法的特點梳理出來，與今人的研究作比較，也算是提供漢語史歷時研究的貢獻。目前中國學術界對嘉約翰的研究，共有 12 篇文章。探討嘉約翰與中國西醫傳播的文章共 5 篇，即梁碧瑩（1996）、王尊旺（2003）、陳小卡（2013）、廖悅清、李浩（2005）、陳星、趙波、馬慧群、張建中、馬彘彘（2014）；研究嘉約翰與中國精神衛生事業、瘋癲症的文章有 3 篇，即陳一鳴（2009）、王芳（2012）、李潔（2015）；探討嘉約翰與廣州醫療建築的文章只有王芳（2011）1 篇；研究嘉約翰的墓地有 2 篇文章，即侯鹿（2015）和劉遠明（2015）；研究嘉約翰在華的醫學翻譯活動的僅有 1 篇李紅梅（2015）的文章。由此可見，從漢語方言學的方法研究嘉約翰記載的廣州話的特點，目前在學術界還未有人展開這樣的研究。本文作出這樣的嘗試，冀望可以借助歷史的文獻，尤其是西方傳教士編撰的漢語方言課本和教材，一窺他們對當時方言語音、詞彙和語法的記載，與目前學界研究廣州話的成果有何共同和差異之處。

2. 《廣州話短語選編》的版本與編撰的內容

《廣州話短語選編》原著的編者是弗倫奇牧師（Rev. J. B. French，生卒年不詳）。在此書的基礎之上，羅存德牧師（Rev. W. Lobscheid, 1822-1893）又修訂了該書，最後才交到嘉約翰的手中，由他繼續該書的修訂和增補的工作（Kerr 1889: i）。因此，此書並非一人編撰，而是集數人的努力而完成的。修訂和增補版的《廣州話短語選編》於 1889 年由 Kelly & Walsh Limited Publishers 出版，發行的地區不僅限於中國的區域，如香港、上海；還包括海外的區域如橫濱和新加坡。此書作為一本供學習者學廣州話的讀本之一，收錄的是廣州話中常用的詞彙、短語和句子（包括疑問句），所涉及的類別有“飯廳、寫作、管家、社會、生意、禮節、穿著、比較、諺語、天氣、醫療、宗教”等各類的用語。全書共有 12 課，編書的體例先列詞彙和短語，最後是常說的句子，例如：“唔受用”（詞彙）——“我見唔受用”（短語）——“我病嘅一個月咁耐咯”（句子）。此外還附有廣州話用來表達疑問的句式，如：“你見點樣病呢？”；“你見點樣唔自在呢？”這樣的體例編排說明學習講廣州話，先從詞彙開始，然後短語，方能掌握句子，進而學會各種表達和詢問的句式。由於嘉約翰身兼傳教士和醫生

雙重的身份，所以本文在討論此書記載的詞彙、短語和句子時，主要是引用書上收錄的醫療用語，作為討論的依據。

學習者先從學習書中的詞彙和短語入手，在中文教師的指導之下，學習根據不同的語境使用適當的名詞、動詞和形容詞組成句子，以便自己可以掌握廣州話口語的表達方式。在嘉約翰看來，要掌握廣州話的句式，最主要的方法就是熟記詞彙的構詞法、常用的熟語和口語的句式。

嘉約翰意識到了學習中文與西方語言的差異，兩者在語法上的區別在他的序言中有明確的說明 (Kerr 1889: i-ii)。歐洲的語言屬於屈折語，其名詞、代名詞和動詞牽涉屈折變化，而中文沒有這種語言的特點，因此它的特點在於在有限的音節中，包括同音的音節和有聲調變化的音節中得去區分字 / 詞義，這對外國人來說是很困難的。所以，嘉約翰在編這本教材時就得考量哪些因素是可以幫助外國人更快和更好地學習中文。嘉約翰認為單純依靠西方人編撰的中文教材還不夠，學習者還得依靠良師的指引，尤其是學習中文的語音，得從教師的口中才能聽到準確的字音 (the exact sound of each word from the voice of a good teacher) (Kerr 1889: ii)。由此可見，西方傳教士在教外國人學習漢語時，注重的是為師者親身傳授中文而教材為輔的方法。

3. 《廣州話短語選編》的音系特點

這一節將會討論嘉約翰記載的廣州話聲母、韻母特點，並與目前漢語方言學術界已發表的廣州話音系研究的發現進行比較，以找出嘉約翰拼寫的廣州話基礎音系和來源與現今廣州話音系對比的異同。

3.1. 《廣州話短語選編》的聲母特點

《廣州話短語選編》採用的是衛三畏 (S. W. Williams, Williams 1909) 的拼寫系統 (Kerr 1889: ii)。嘉約翰記載的廣州話共有 22 個拼寫的符號，零聲母字沒有拼寫符號，如表 1 所示：

表 1 《廣州話短語選編》聲母系統

發音方法		發音部位		雙唇	唇齒	舌尖前	舌尖中	舌尖後	舌面	舌根	舌根圓唇	喉
		清音	不送氣	p 白			t 大			k 見	kw 骨	
塞音	清音	送氣	p' 怕			t' 頭				k' 佢	kw' 規	

塞擦音	清音	不送氣			ts 就		ch 珠				
		送氣			ts' 前		ch' 出				
擦音	清音			f 父	s 松		sh 手				h 好
鼻音	濁音		m 毛			n 你			ŋ 我		
邊音	濁音					l 路					
半元音	濁音		w 暈					y 人			
零聲母 ø			醫義要遠								

嘉約翰記載的廣州話聲母的數量與情況與李新魁（1987: 65, 67）分析清代學者王炳耀寫的《拼音字譜》所載的聲母情況一致，也和 Ball（1907 [1888]）記錄的 20 世紀初的廣州話聲母的情況相同。換句話說，表 1 反映的廣州話聲母，包括零聲母在內的 23 個聲母，實際上是一百年前或十九世紀末廣州話的聲母讀音，在廣州話音系的發展史上，這套聲母反映的是近代廣州話聲母的面貌。

衛三畏的拼寫系統有舌尖前“ts-, ts'-, s”和舌尖後“ch-, ch'-, sh-”兩套聲母，這是因為他拼寫的北方官話（“通行於揚子江以北的口語音”見於衛三畏《漢英韻府》，Williams 1909）是分舌尖前和舌尖後兩套聲母。嘉約翰採用衛三畏的拼寫系統，他所拼寫的廣州話的字音也分舌尖“ts-, ts'-, s”和舌葉音“ch-, ch'-, sh-”兩套聲母。Bauer（2005: 39）指出衛三畏拼寫的近代廣州話語音，中古精莊兩組和章組字的聲母儼然有別，前者的聲母是“ts-”；後者的聲母是“ch-”，可見當時的廣州話的確存在舌尖前和舌尖後聲母讀音的差異。李新魁（1987: 67）從廣州話聲母發音的機制推論，認為清代西方傳教士和中國學者拼寫的廣州話有一套“ch-, ch'-, sh-”的拼寫符號，其音值不可能是舌尖後音聲母，而是近於舌葉音音值的聲母。

根據張洪年（2003: 136）分析 Ball 記錄的 20 世紀初廣州音的聲母特點來看，這兩套聲母的存在與差異是當時廣州話的語音事實，並非只是純粹用來反映歷史音韻的來源。李新魁（1987: 67）指出廣州音的 [ts-], [ts' -], [s] 大概與現代普通話的舌尖前聲母相近；而“ch-, ch' -, sh-”大概接近舌葉音。李新魁（1987: 68）指出清代與現代廣州音的聲母有所差別，就是這組聲母分為兩套或合二為一。他認為近代的廣州話，塞擦音聲母應分為兩套，而現代廣州話的聲母合為一套。陳萬成、莫慧嫻（1995: 119）指出舌尖前和舌尖後聲母從分到合是近代廣州話語音演變為現代的一個主要特點，是南北方音發展的不同音變歷程。北音分兩套，南音主合二為一。陳萬成、莫慧嫻（1995: 122）認為這兩組聲母的合流大概在晚清已經開始。王力（1985: 460）、李新魁（1987: 68）、王福堂（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2008 [2003]: 28）、施仲謀（2002: 7）的看法，這兩套聲母在現代廣州話合並為一套舌葉音聲母

[tʃ-], [tʃʰ-], [ʃ-]; 而李榮 (2003 [1998]: 4) 則認為舌尖後聲母在廣州話是拼入舌尖前音聲母 [ts-], [tsʰ-], [s-]。李榮的看法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因為根據 Bauer (2005: 39-40) 對近代廣州語音的研究, 他認為 [ts-], [tsʰ-] 在高圓唇和央圓唇元音 [-y:]、[-œ:] 和 [-θ] 前顎化為舌面前音聲母 [tɕ-], [tɕʰ-], 如“村” (清母) [tɕʰy:n⁵⁵]、 “川” (昌母) [tɕy:n⁵⁵]。這種顎化的現象只有在精照組聲母合為 [[tɕ-] 組聲母後, 在高圓唇元音前才可能發生這種顎變的現象。對於李、Bauer 提出的這個舌尖聲母顎變的現象應另外深究。本文根據前人研究的成果認為嘉約翰記載的 19 世紀末的廣州話有 [ts-] 和 [ch-] 兩套聲母是實際的語音情況, 並非向北音靠攏或仿照書面語的音系。

《廣州話短語選編》的聲母系統有兩個半元音聲母, 分別是 [w-] 和 [y-]。[y-] 母實際上相等於今廣州話的舌面半元音濁音聲母“j-”。讀 [y-] 母的字有源自古日母“肉入日”、影母字如“音”、喻_三母字“有”、喻_四母字“耶藥”的字。嘉約翰用來拼寫半元音濁擦音的聲母“y-”, 其音值並不同於零聲母, 零聲母拼寫音節與半元音聲母音節拼寫的方式不同。李新魁 (1990b: 160) 指出在粵方言念為“-j, -w”的字與普通話的零聲母是不同的。王福堂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2008 [2003]: 30) 則認為 [j-] 母的音質帶有輕微的摩擦。嘉約翰拼寫的廣州話讀雙唇半元音濁聲母“w-”的字如“話魂搵韻勻”。這類字的聲母“w-”也和“j-”母的音質相近, 帶有輕微的摩擦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2008 [2003]: 30)。“w-”在嘉約翰拼寫的廣州話的音節只出現在舌根塞音聲母之後, 與聲母結合成為舌根音圓唇聲母。與其他聲母拼合的合口韻的主要元音“-u”不混, 因此嘉約翰拼寫的廣州話有一系列的合口韻如“-ung” (通痛風從胸紅)、“-ui” (水)、“-un” (悶換)、“-ut” (出)、“-uk” (腹) 等的主要元音“-u”不拼作“-w”。由此可見, 半元音的“w-”是輔音聲母, 而“-u”是合口韻母的韻腹。

在《廣州話短語選編》中零聲母音節的拼寫只有韻母的音節如: “á” (鴉, 影母)、“ó” (疴, 影母)、“í” (醫, 影母)、“ú” (如, 日母)、“iu” (要, 影母)、“un” (換, 匣母)、“ün” (遠, 喻_三)、“üt” (月, 疑母) 等, 韻母前不標上零聲母的符號, 與由半元音“y-”母組成的音節的拼寫不同, 這些音節在全書的拼寫都一致, 不帶“y-/j- 和 w-”。換句話說, 中古的次濁聲母有一部分在當時的廣州話讀為零聲母; 另一部分字讀半元音濁擦音聲母。古影母字大部分讀作零聲母, 也有例外還讀半元音濁擦音聲母。

嘉約翰拼寫的廣州話的古疑母字如“ngo” (我)、“ngau” (牛)、“ngoi” (外)、“ngán” (眼銀顏)、“ngáng” (硬)、“ngám” (啱)、“ngák” (呢) 的聲母讀音拼作“ng-”, 這些字皆屬開口呼韻母字, 其主要元音皆是開口呼的元音。施仲謀 (2002: 8) 指出“ng-”母在廣州話一般出現在陽調, 而零聲母則出現在陰調。在《廣州話短語編選》的收字, 陽調字“陽平 (牛芽銀)、陽上 (眼瓦我)、陽去 (硬

外)和陽入(額)的字”聲母拼作“ng-”母的多於讀陰調的字“陰平(啱顏鈎)和陰入(呃吸)的字”，看來這個規律也是廣州話聲母的特點。在《廣州話短語選編》所收的字彙，拼作零聲母的字讀陽調的比陰調的稍多，難於根據這條規律來歸納廣州話拼作零聲母音節的條件。張洪年(2003: 132-133)按材料考察，百年前的廣州音，來自疑母的[ŋ-]和零聲母[-j, -w]區分得十分清楚，說明嘉約翰記載的廣州音[ŋ-]、半元音聲母[-j, -w]和零聲母有所區別，跟Ball於1907所記的相同，反映的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廣州話的聲母特點，是近代廣州話的聲母實況。

嘉約翰拼寫的廣州話的舌根音聲母分“k-, k’-”和“kw-, kw’-”兩套，即讀“k-”母的字“個經基”和讀圓唇“kw-”母的字“過歸光”的聲母讀音有別；而讀“k’-”母的字“佢祈及”和讀圓唇“kw’-”母的字“規”的聲母讀音不同。王力(1985: 159)對廣州話“kw-”和“kw’-”的發音方法有所描述，他認為這類聲母發音時舌根抵軟腭，同時圓唇。不是先發“k”後發“w”的腹輔音。根據李新魁的引述(1987: 68)，王炳耀將圓唇舌根聲母“kw-, kw’-”稱為“滿口音”。李新魁(1990b: 159)認為這是中古時期以前漢語語音特點的遺留。張洪年(2003: 133-144)圓唇化的舌根音“kw-, kw’-”也出現在Ball(1907 [1888])記載的廣州音，這兩個古聲母至少在20世紀初的廣州音還保留，可是它們在現代的廣州音已逐漸地消失，與不圓唇的舌根音合併“k-, k’-”，只有在圓唇韻母如[-ɔŋ], [-ɔk]前保留。施仲謀(2002: 8)指出廣州話的“kw-, kw’-, w-, j-”母的存在與廣州音沒有介音的特點有關。“kw-, kw’-”是“k-, k’-”圓唇化的結果，是“k-, k’-”和“w-”的結合的輔音聲母，而且這類聲母拼合的都是中古的合口字，在《廣州話短語選編》的例字有“廣 kwong”、“歸 kwai”、“規 kw’ai”等。

中古來母的字如“冷嚟落嚟”和泥母的字如“你耐難扭暖”的聲母“n-”和“l-”不混，但有少部分的來母字讀作[n-]，如“粒”字讀作“nap”。施仲謀(2002: 8)認為廣州話的“l-”母讀作“n-”母是因為發音時用力極鬆，導致與“n-”母相混。這種情況在嘉約翰記載的廣州話並不嚴重，僅有“粒”字一例。張洪年(2003: 133)指出上溯百年前的粵語材料，[n-]和[l-]兩母儼然區分。嘉約翰(1889)和Ball(1907 [1888])記載的近代廣州音是[n-]和[l-]分立的。

嘉約翰拼寫的廣州話的塞音和塞擦音聲母都分送氣和不送氣聲母，如“p-/p’- ; t-/t’- ; k-/k’- ; kw-/kw’- ; ts-/ts’- ; ch-/ch’-”。

表 2

p-	p’-	t-	t’-	k-	k’-
病*包	怕朋*	點條*	通頭*	見咁	佢
kw-	kw’-	ts-/ch-	ts’-/ch’-		
過	規	精在*/隻滯*	菜前*/出重*		

中古的全濁聲母消失，根據平送仄不送的規律派入相應的送氣和不送氣聲母。

施仲謀（2002: 8）指出廣州話的塞音送氣和不送氣聲母的音值大致和北京音相同。游汝傑（2004: 13）指出古全濁聲母平聲在廣州話今讀送氣清音聲母；而仄聲今讀不送氣清音聲母。廣州話音系屬於南音型，但是這個聲母演變的規律卻與北音同。

收錄在《廣州話短語選編》部分的中古溪母字如“苦快塊”和古曉母字如“火斧花”的聲母讀作“f-”母。對於中古不分溪母和曉母字的聲母拼作“f-”，游汝傑（2004: 13）和施仲謀（2002: 8）在分析廣州話聲母時指出這種合併為同一聲母是廣州音聲母明顯的特點。

《廣州話短語選編》收錄的“m-”母字來自中古明、微兩母，如“慢名面木買賣墨”，“晚聞物萬忘文無”字在廣州話仍讀“m-”母，後者在現代普通話卻變為零聲母。中古明、微二母在廣州話讀“m-”不變是存古的特點。施仲謀（2002: 8）認為廣州話“m-”母的音值與北京音的相同，只是“m-”母在北京音一部分仍保留“m-”母；另一部分變讀零聲母的合口韻。

綜合以上所述，根據以上的分析嘉約翰記載的近代廣州話的聲母特點，中古精照組聲母分為 [ts-] 和 [ch-] 兩套，舌根音聲母分為不圓唇和圓唇兩套 [k-], [kw-], [ŋ] 和半元音聲母 [y-] 和 [w-] 分立，與零聲母有別，[n-] 和 [l-] 母不混，這些聲母特點都與現代廣州話的聲母特點有別。

嘉約翰所拼寫的現代廣州話聲母實際上有 23 個聲母，與李新魁（1987: 67）研究的一百年前的廣州話聲母的數量相同。

王力（1985: 460）拼寫的現代廣州話聲母有“20 個聲母”，因為 [ts-] 和 [ch-] 兩套聲母已經合流為一套。張洪年（1972）歸納出的現代廣州話聲母的數量與王力相同，聲母的數量減少了三個。王福堂歸納的現代廣州話聲母有“18 個聲母”（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2008 [2003]: 28），因為這個時期所調查的廣州話聲母，圓唇舌根音聲母已歸入不圓唇的聲母裏，又少了兩個聲母。施仲謀調查的現代廣州話聲母有“19 個聲母”（施仲謀 2002: 7），他認為圓唇舌根音聲母還未在現代廣州話完全消失，舌根音圓唇聲母與舌根音聲母有時難於分辨，尤其是在“-o”類元音韻類。聲母數量減少的是合為一套舌葉音的 [ts-] 和 [ch-] 組聲母，以及零聲母的特徵消失，施認為現今的廣州話零聲母實際上已不帶喉頭閉塞成分。王力（1985: 460）拼寫的廣州話“安”母的拼寫符號為“ʔ”，還不完全等於零聲母；王福堂（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2008 [2003]: 28, 30）拼寫的零聲母符號為“ø”，但是他認為“零聲母音節開頭帶有輕微的喉頭閉塞成分”，實與王力構擬的喉塞音聲母的符號相同。

總而言之，嘉約翰記載的廣州話聲母特點是近代的廣州話聲母的實況，與現代廣州話的聲母面貌有別。

3.2. 《廣州話短語選編》的韻母特點

表 3 所列的是《廣州話短語選編》的韻母，把長短元音構成的韻母計算在內，共有 64 個韻母，25 個陰聲韻，20 個陽聲韻與 17 入聲韻，還有 2 個由輔音構成的韻母：

表 3 《廣州話短語選編》的韻母系統

開口	例字	齊齒	例字	合口	例字	撮口	例字	輔音韻母
z	子次思事	i/i	衣味李/ 而幾旗	u/ù	傅父/蝴 污故	ü	魚如佢珠去	
a/á*	畫/花茶瓦							
e/é	喇/謝寫車蛇							
o/ò	多我個/早好揆							
ai/ái*	鞋細咪/埋買快							
ei/éi	泥地/你哋			ui/uí	噲罪誰/ 水回隨			
oi/oí	耐開在/臺							
au/áu*	漏幼樓/珠包飽							
ou	嘔	iu/iú	條朝笑/ 叫鷓小					
an/án*	身真晨/反蘭晚							
on	汗干安	in/in	見便然/ 片邊件	un/ ún	春準滿/ 管半搬	ün	完暖船丸	
ang/áng*	等肯羹/生行橫	ing	病精成症	ung	重松胸風			
ong	撞港講郎唐							
eung/éung	涼雙/樣薑香上							
am/ám*	針螞噤/衫覽喊							
om	甘咁哈揸	im/im	厭尖店拈 /添點					
ak/ák*	特得德/刻白拆							
ék	着腳藥							
ok	落學博殼	ik	益食滴力	uk	服粥毒捉			
at/át*	不日物/辣蔞一							
ot	渴割	it	熱切必跌	ut	出抹	üt	血月說	
ap/áp*	十入急/鴨鬧濕	ip	貼接蝶					m 唔
op/òp	盒/合							ng 五午
38		12		8		4		2

嘉約翰拼寫的廣州話韻母中的開口韻有 38 個，12 個齊齒韻，8 個合口韻和 4 個撮口韻，以及 2 個由鼻音輔音構成的韻母。各類呼韻母數量的分佈不是那麼的均衡。施仲謀（2002: 8）指出“kw-, kw’-, j-, w-”的出現與廣州音沒有介音的特點有關，所以廣州音開口韻較多，相對的齊齒、合口和撮口韻的數量較少。這個看法正好符合嘉約翰拼寫的廣州話韻母的特點，表 3 所示的陰陽入三聲的複合韻母都沒有介音，其中“-eung”、“-euk”兩韻的主要元音是“-œ”。嘉約翰拼寫的“-eung”、“-euk”實際上是對應李新魁（1987: 86）和施仲謀（2002: 110, 111, 113）拼寫的廣州音韻母“-oeng”和“-oek”二韻（[-œŋ]、[-œk]）。

嘉約翰（《廣州話短語選編·序言》，Kerr 1889: ii）指出廣州話的元音在不同的韻母音節中有不同的讀音（the variation in sound of the same vowel in different words），共有 11 個元音，如表 4 所示：

表 4 《廣州話短語選編》元音讀音的差異舉例

a	as in quota [kwəʊtə]	短	翻	fan	心	sam
á	as in father [fɑ:ðə]	長	藍	lám	八	pát
e	as in men [men]	短	名	meng		
é	as in they [ðei]	長	遮	ché	牆	tséung
i	as in pin [pɪn]	短	英	ying		
í	as in machine [məʃi:n]	長	起	hí	先	sín
o	as in long [lɒŋ]	短	個	ko	干	kon
ò	as in so, crow [səʊ]/[krəʊ]	長	弩	nò	嘔	òu
ù	as in rule [ru:l]	長	半	pùn		
ü	as in French jeune [jeunè]	短	月	üt	雪	süt
eu/œ			上	sheung		

表 4 的元音有長、短元音之別，凡是長元音都帶標記符號，如：“藍 lám”、“遮 ché”、“起 hí”、“弩 nò”、“半 pùn”中的主要元音都帶標記。而其他不帶標記的元音為短元音。“-a、-e、-i、-o”有長短元音的區分。

嘉約翰拼寫的廣州話的韻母系統，有 11 個元音拼寫的符號，有長短元音或語音上的區別。施仲謀（2002: 9）拼寫的廣州話有 10 個純元音，“-i”元音沒有變體，不管是與舌葉音聲母或一般聲母拼合的“-i”只有一類。而嘉約翰分為兩類，一類是與一般聲母相拼的前高不圓唇元音“-i”，另一類是與 [ts-]、[ch-] 母拼合的“-z” [-i]。

嘉約翰拼寫的近代廣州話元音，除了“-a”以外，其餘元音“-e、-i、-o、-œ”都有長短元音之別，在構成複合韻母時也有長短元音韻母的區別，如“-ai/-ái”；“-ei/éi”；“-oi/-ói”；“-in/-ín”；“-op/-òp”；“-eung/-éung”，把這些長短元音的韻母都計算在內，嘉約翰所記載的廣州話韻母的數量將大大的增加，至少有 64 個韻母。

Ball (1907 [1888]) 記載的 20 世紀初的廣州話只有 56 個韻母 (張洪年 2003: 140)。如果把“-e、-i、-o、-œ”長短元音的複合韻母看作互補，而並非對立，那麼嘉約翰拼寫的韻母只有 51 個，比 Ball 記載的廣州話韻母少了 5 個。這 5 個韻母分別是“-eŋ”、“-ɛk”、“-en”、“-et”和“ek”。在嘉約翰記載的廣州音，這些韻母的字分別歸在這些韻母，如“-an”韻母有中古臻攝三等真韻字“真晨身”；“-aŋ”韻母有中古曾蟹攝一等、梗攝二等字“肯等羹”；“-áŋ”韻母有中古梗攝二等字“生行橫”；“-ak”韻母；中古曾攝一等德韻字“特得德”；“-at”韻母有中古臻流攝三等入聲字“物日不”；“-ák”有中古梗攝二等入聲字“白拆”，與 Ball 所拼寫的韻母不同。李新魁 (1990a: 74) 指出真 (臻)、蒸韻字如真、神、身、辰、證、稱、繩字在中古可能念 -ien, -ieŋ, -i 介音消失後，變為 -en, -eŋ, 後來在變為 -ɛn, -ɛŋ, 痕、登韻的字如很、根、恩、等、能、肯等字的變化也相同。這些韻變化的軌跡如下：ən → en (ɛn) → ɛn (ɛŋ)；əŋ → eŋ (ɛŋ) → ɛn (ɛŋ)。中古這些韻演變的韻母最後階段的讀音正是嘉約翰所拼寫的。換句話說，嘉約翰拼寫這些韻母的讀音比王炳燿和 Ball 拼寫的韻母讀音還要接近近代廣州話的讀音，後兩者的韻母讀音較古。除了這些韻母拼寫的差異以外，兩者在其餘韻母的拼寫一致。嘉約翰拼寫的廣州話韻母的數量雖比 Ball 的多，但大多有元音有長短之分的韻母是互補的，不算對立的韻母，那麼嘉約翰所拼寫的 19 世紀末的廣州話韻母，實際上與 Ball 的記載相差不大。

對比嘉約翰和李新魁 (1987: 66) 歸納的一百年前的廣州音 (王炳燿的《拼音字譜》(1956))，兩者的韻母數量和拼寫差距較小。王炳燿拼寫的廣州話聲母共有 53 個，這兩個韻母“-eŋ”[-ɛŋ] (鄭)、“-ûn”[-oɛn] (津) 不在嘉約翰拼寫的廣州話韻母內。其餘的韻母拼寫差異不大。Ball 和王炳燿的韻母有長短元音對立的只出現於“-a”韻母構成的複合韻母，不牽涉其餘元音構成的複合韻母，而嘉約翰拼寫的複合韻母存在其他元音構成的韻母變體，這些韻母變體有長短元音或讀音上的差異，但不是音位上的對立，故此韻母的數量比王、Ball 的多。從歸納韻母的音位來看，嘉約翰拼寫的近代廣州話的韻母與王炳燿、Ball 的沒有相去太遠。

王力 (1985: 464) 拼寫的現代廣州話只有 8 個元音，除了“-a”和“-e”有長短元音的對立外，其他的元音“-u、-o、-œ、-e、-i、-y”都沒有長短音的對立。王福堂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2008 [2003]: 28-29) 拼寫的廣州話的元音數量更少，僅有 7 個，即“-a、-ɛ、-œ、-ɔ、-i、-u、-y”，這 7 個元音都是長元音，除了“-y”以外，其他的 6 個元音都有短元音與之匹配，即“-ɛ、-e、-ø、-o、-ɪ、-ʊ”，這

6 套長短元音是互補的。嘉約翰和施仲謀的元音數量比王力、王福堂的多是因為他們把變體的元音也一同算入元音的系統內，不像王力和王福堂應用音位的歸納法將屬變體的元音按照音位各歸為一類。按照元音的歸納法，嘉約翰所拼寫的廣州話實際上只有 8 個元音，即“-a、-á、-e、-i、-o、u、-ü、-œ”，與現代廣州話的元音沒有區別。

嘉約翰拼寫的廣州話韻母數量較多，這是因為複合韻母中有 17 對是有音位變體的，其主要元音有長短之分。由長元音構成的複合韻母帶標記，與不帶標記的複合韻母在讀音上有區別，故嘉約翰的拼寫原則是主分不主合，所以其韻母系統較為複雜。如果把嘉約翰拼寫的單元音韻母和複合韻母的變體按照寬式音位的歸納法各歸為一類，單元音的韻母有 8 個，複合韻母 41 個，另加 2 個輔音構成的韻母，總共有 51 個韻母。施仲謀（2002: 9）拼寫的現代廣州話韻母有 53 個，他認為韻母變體有對立和辨義的只有長 aa 和短 a 組成的韻母，因此他的韻母系統只有 7 對韻母是有音位變體和辨義作用的，即“aa/a；aam/am；aan/an；aang/ang；aap/ap；aat/at；aak/ak”。根據袁家驊等（1989: 180）拼寫的現代廣州音，凡是由長“a:”構成的複合韻母都有音位的對立，除了施氏以上所說的 7 套，尚包括“a:i/ai；a:u/au”兩套韻母。袁家驊等（1989: 183）指出從廣州音整個韻母系統來看，“只有以 -a 構成的韻母處處有長短的對立，跟各種韻尾的配合是完整的，其餘 6 個主要元音所構成的韻母，都沒有長短的對立”。而嘉約翰拼寫的廣州話韻母由長 á 和短 a 構成的複合韻母，共有 8 套複合韻母是對立（表 3 標上 * 號的韻母）。

張洪年（1972）、袁家驊等（1989）和施仲謀（2002）拼寫的現代廣州話韻母的數量都是 53 個，王力（1985: 464）拼寫的廣州音有 49 個韻部；王福堂（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2008 [2003]: 28–29）和游汝傑（2004: 14–15）拼寫的廣州音有 68 個韻母。不管從寬或從嚴，嘉約翰拼寫的廣州音韻母的數量都沒有距離這些學者拼寫的數量太遠。而李榮主編（2003 [1998]: 20）的《廣州方言詞典》裏所收的廣州音韻母最多，共有 94 個，就連李榮本身也說“廣州話的韻母較多”。袁家驊等（1989: 202）指出“廣州有其他各地沒有的韻母比較多，其他各地有而廣州沒有的韻母比較少”。由此可見廣州音韻母的繁多和複雜。

嘉約翰拼寫的陰聲韻韻尾分別有“-i、-u、-ü”；陽聲韻的韻尾有“-m、-n、-ng”；而入聲韻韻尾則有“-p、-t、-k”，既有元音韻尾，也有鼻音和塞音韻尾。這也和施仲謀（2002: 9）拼寫的現代廣州話韻尾特徵完全一致。

施仲謀（2002: 9）拼寫的現代廣州話韻母中的“-oe、-oey、-oem、-oeng、-oet、-oek”，除了“-oeng、-oek”，其餘的韻母都不出現在嘉約翰拼寫的韻母系統之內。對比嘉約翰和施仲謀對以上這 6 個韻母的拼寫方式，可以窺見兩人對廣州音拼寫的差異：

表 5 嘉約翰和施仲謀拼寫廣州音韻母的差異

施仲謀韻母拼音	-oe	-oey	-oen	-oeng	-oet	-oek
嘉約翰韻母拼音	朵 -u	舉矩 -ü	春 -un	將	出 -ut	腳 -éuk
		車 -é	輪 -un	薑 -éung		藥 -éuk
		女 -ü	準 -un	兩 -eung		著 -éuk
		區去 -ü	尊 -ün	輛 -eung		
		噓 -ü	信 -un	牆 -eung		
		水 -uí		香 -éung		
		隨 -üí		想 -éung		
		腿 -ui		羊樣 -éung		
		罪 -ui		上 -éung		
				張 -éung		

從表 5 兩人拼寫的韻母差異來看，只有“-oeng”和“-oek”可以對應“-éung/-eung”和“-éuk”以外，其他的韻母沒有出現在嘉約翰所拼寫的廣州話韻母的系統中。

據袁家驊等（1989: 202）所言，廣州的前圓唇元音“-ü”（-y 系）包括“ü”、“ün”和“-üt”（-y, -yn, -yt）在中山全部都有；“-œ”系包括“-œ, -œŋ, -œk”在中山也有，而“-œy, -œn, -œt”這三個韻母在中山無。嘉約翰拼寫的廣州音“-ü”系的韻母全有，“-œ”系的韻母只有兩個“-œŋ, -œk”，這樣看來中山音對當時的廣州音的滲透是不容忽視的一個語言事實。袁家驊等（1989: 202）還指出廣州的“-œy”在臺山拼入“-ui”韻，在合浦拼入“-u”韻。表 5 的字音讀“-ui”和“-ü”，看來這是臺山話和合浦的語音對嘉約翰記載的廣州音的影響。

在《廣州話短語選編》收錄的中古咸攝開口一等字“噉甘咁柑哈揸”的韻母拼作“-òm”與中古深攝開口三等字“今嚟音心飲”讀作“-am”不同，但在現代廣州話這兩攝字的韻母讀音沒有分別，皆讀作“-em”（參見《漢語方音字彙》，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2008 [2003]）。袁家驊等（1989: 202-203）指出中古咸攝開口一等字在中山讀“-om”，如“甘”字讀“kom”；而中古深攝開口三等字讀“-am”（-em），如“金”“kam”，在現代廣州音讀“kam”。根據張洪年（2003: 141-142）的分析，中古咸攝一等字的韻母讀音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廣州話經歷了三個階段的演變，即：[-ɔm] → [-om] → [-em]，第一階段[-ɔm]是 19 世紀中期以前的廣州話讀音；第二階段[-om]是 19 世紀末或 20 世紀初的廣州話讀音，而第三階段[-em]是 20 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事。李新魁（1987: 66）指出從[-ɔm]變為[-em]，是近代廣州話

發生的一個大變化。而嘉約翰拼寫的這一攝字的讀音“-om”，是屬於第二階段演變後的讀音。

在《廣州話短語選編》所收的鼻化韻字較少，全書只有三個，分別是“唔(m)”；“五午(ng)”。李新魁(1987: 66)指出“-m”(唔)只出現於廣州話的口語，王炳耀的拼音不收錄此讀音。現代的廣州音只有一個聲化韻母[ŋ]，而嘉約翰拼寫的廣州音有[ŋ]和[m]兩個，說明他所拼寫的近代廣州音包含口語音，即實際交際對話的語音。

綜合以上所述，嘉約翰拼寫的近代廣州話的韻母，韻母拼寫的形式數量較多，這說明嘉約翰在韻母的拼寫上從分不主合，注重元音長短和讀音的差異。從嘉約翰所拼寫的韻母歸納出的音位數量，具有對立的數量，與王炳耀和 Ball 所記的近代廣州音的韻母差異不大。只是某些韻母的拼寫形式有所差別，這可能是廣州周邊地區的方音的影響，如中山音，所以出現不同的韻母讀音。廣州周邊地區的方言對嘉約翰拼寫廣州音的影響是可以理解的，身為一位傳教士和西醫，他每天都接觸廣州不同地區的人民，自然就不能避免受到廣州附近地區方音的影響。總而言之，嘉約翰記載的近代廣州音韻母是當時廣州地區人們口中所說的語音，他在審音方面，十分注重元音和韻母讀音差異，並能融入廣州地區其他的方音，反映了廣州話的語音中也有其他方音的滲入。

3.3. 《廣州話短語選編》的聲調系統

《廣州話短語選編》的字音共有 8 個聲調，即陰平、陽平、陰上、陽上、陰去、陽去、陰入和陽入。字音的聲調採用四角標號的方法標出字調。這 8 個字調的例字如表 6 所示：

表 6 《廣州話短語選編》的字調舉例

平聲	陰平	身家多風
	陽平	時前常人
上聲	陰上	把點小好
	陽上	冷我晚有
去聲	陰去	個過見要
	陽去	路耐病在
入聲	陰入	出黑滴益
	陽入	白服肉月

在表 6 的例字，讀陰調的字都是來自中古清聲母；而讀陽調的字皆屬中古濁聲母的字。陰平和陰入各有一類。

20 世紀初 Ball (張洪年 2003: 148) 所記的廣州音有 9 個調類，6 個調位，各調值如下：



表 7

	平	上	去	入
陰	53	35	33	5
				3
陽	31	13	22	2

王炳耀所記的近代廣州音據李新魁（1987: 68）的統計有 10 個調類，平聲分上平、中平和下平；上聲分上上和下上；去聲分上去和下去；入聲分上入、中入和去入。Bauer（2005: 35）歸納衛三畏所拼的 19 世紀中期的廣州音得出 8 個調值，調值是依據趙元任（Chao 1947: 24）所歸納的廣州音調值，如下所示：

表 8

	平	上	去	入
陰	上平 53	上上 35	上去 33	上入 5/33
陽	下平 21	下上 23	下去 22	下入 2/22

根據 Bauer（2005）的歸納，當時的廣州話陰入調可念作高促調 5 或中平調 33；而陽入調讀低促調 2 或低平調 22 均可。Bauer（2005: 35）指出衛三畏的陰入調只有高促調 5 一類，並未意識到還有另一類的中入調 33，可見當時的廣州音入聲應有陰入、中入和陽入三種調類。

嘉約翰所記的清末廣州話字音的標調，沒有中平和中入，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這兩個調值在他所記的廣州音是不起辨義作用的；其二按照傳統四聲的聲類是陰陽二分的，沒有陰中陽三分，所以嘉約翰是按照傳統四聲的分類來給當時的廣州音分類，而實際的情況，按照李新魁和 Bauer 的說法，清末的廣州話的調類不只八類，平聲和入聲可能已經分出陰、中和陽三類的調值。由此推論，嘉約翰所記的清末廣州話的字音，當分為 8 個調值，按照 Bauer 的分類如下所示：

表 9

	平	上	去	入
陰	53	35	33	5
陽	21	23	22	2

20 世紀中期的廣州話，根據張日昇（1969: 81, 106）的研究，陰平調再分出高降和高平，兩調具有辨義作用，因此這時期的廣州話共有 10 個調類，7 個調位，如下所示：

表 10

	平	上	去	入
陰	53	35	33	5
	55			3
陽	31	13	22	2

李新魁（1987: 68）認為平聲分為上、中、下三類，其中的中平調很可能就是現代廣州話陰平調中所念的另一種不同的調值。現代廣州話的陰平調有 55 調和 53 調之分，可能是清末時即已存在，而且當時可能還有辨義的作用。

張洪年（2003: 148）指出現今的廣州話又回復到從前的 9 類 6 調，陰平，陰平聲只有高平，沒有高降。李新魁（1987: 68）指出現代廣州話的陰平調，可自由念為 55 調或 53 調，這兩種念法一般可以自由應用，不起辨義的作用。入聲調分三類，上、中、下調值和舒聲調相同，只是較為短促而已，不能獨立成調位。根據張洪年的研究現代粵語聲調最大的變化是陰平調改由高降轉為高平，陰上陽上的合併。

綜合以上所述，嘉約翰所記的近代廣州話的調類與現代廣州話的聲調的特點不同，主要有三個差異，平聲調，只有高降調 53，沒有高平調 55；陰上和陰去還未合流；入聲調只有陰入和陽入，無中入。四聲的分類主要是依據傳統聲調分類只分陰陽兩類，對於當時廣州話實際音調的情況描寫，無法從字調的標圈法得出。只能從前人對近代廣州話聲調的研究成果上推論和歸納出嘉約翰所記的廣州音的 8 個調值。

4. 《廣州話短語選編》醫療用語的特點

陳世華（2006: 31–32）指出所謂的“醫療用語”指涉的包括醫院、診療行為用語、診療科目和症狀的詞彙。在嘉約翰收錄的醫療用語當中，與醫院有關的詞彙是用來給病人治病與藥物有關的詞彙，如“藥水”、“膏藥”、“藥酒”、“藥散”、“瀉藥”、“丸”、“唐人藥”，這些藥物是病人問診時，醫師開給病人的藥方。嘉約翰擇取的診療行為的用語，如“把吓你脈喇”；“擘大個口喇”；“伸條劑出來”；“遞起個隻腳嚟”；“擲高個隻腳喇”；“你咪埋雙眼喇”等，這些都是醫師給病人診療時要求病人配合醫師診病的行為。跟眼科診療與症狀有關的短語如：“佢有弩肉攀睛”（pterygium）；“佢有倒毛攙眼嘅”（entropium）；“佢眼蓋有肉砂”（granulations）；“佢睛珠生膜”（cataract）；“真綠水眼難醫咯”（glaucoma）等，這些眼疾的症狀是由有眼科醫學知識的醫生才能檢驗得出，並以廣州話的詞彙和短語將各種眼疾的症狀描述出來。有的症狀是醫生向病人詢問病況，然後由病人來口述自己的病情，通過醫生和病人的口語交際也可找出屬於症狀的醫療用語，例如：“你有嘔冇呢”；“我有作悶嘅”；“我見肚痛啫”。陳世華（2006: 32）認為病人對於症狀的描述，一般採

取的順序是“何時開始”+“頻度”+“症狀”，如：“從首咳過幾多次血呢”；“昨晚疴幾多眼屎”等。

4.1. 醫療用語的分類

姜學林、張芙蓉（1997: 468）指出醫療用語基本上可分為五類，即：

一、詢問性的醫療用語，指的是醫務人員在接診患者時，為了瞭解病情而進行徵詢交流。這類的醫療用語在《廣州話短語選編》的例子有：醫生向患者詢問的句式：1. “你幾時起首病？”（詢問初病的時間）；2. “你起病有幾耐呢？”（詢問初病的時間有多長）；3. “你見點樣唔自在呢？”（詢問患者哪裏不舒服）；患者回答的句式，如：1. “佢在路上起首病”；2. “我病曉一個月咁耐咯” 3. 我有疴痢，患者的回答可以是交代在哪開始患病；患病的時間有多久；述說自己的病狀。

二、診斷性的醫療用語是指醫療人員在了解患者基本病情和掌握各項檢查資料後，經過自己的分析判斷，對患者的病情作出結論性的意見（姜學林、張芙蓉 1997: 468-469）。例如：患者詢問眼疾是否需動手術：“使割唔使呢？”；醫生診斷性的語言如：1. “個隻眼要割咯”；2. “真綠水眼難醫咯”；3. 佢病好重咯；4. “呢個症好難醫嘅”。

三、吩咐性的醫療用語是指醫務人員在履行職責時，根據需要，作出的需患者配合的指令（姜學林、張芙蓉 1997: 468）。例如：1. “你要戒口。切戒葷腥宜食魚菜”，2. “你唔好食熱毒煎炒”；3. “你唔好食鹹魚莓菜”；4. “你唔好食火腿臘味”；5. “你要食有益嘅物”等。從用藥的方式到飲食的配合的醫療用語都記載詳細，充分顯示了嘉約翰對廣州話醫療用語的重視。

四、撫慰性的醫療用語是指醫務人員為配合治療或出於職業的需要，對患者進行鼓勵性、安撫性工作語言（姜學林、張芙蓉 1997: 468）。例如：“要食好耐藥至得好呀”；“呢個症醫得好咯”。

五、交際性的醫療用語是指醫務人員與患者接觸時，為密切醫患者關係或科普宣傳等職業需要所進行的交際（姜學林、張芙蓉 1997: 468）。例如：

a. 醫生為求患者的病症有更好的醫療效果，對患者施藥的方法進行更仔細說明，如：1. 用藥水嚟搽瘡；2. 用藥酒嚟擦，擦手臂及頸；3. 用藍石磨瘡，貼一塊膏藥、紮布帶，俾條布包住嘅；4. 用甘菊花水嚟洗喇；5. 搵個啲藥水嚟哈口，唔好吞落肚呀；6. 呢啲丸係吞嘅，吞兩粒丸；7. 食呢啲藥散，一包要分兩次食；從這些醫療用語可以窺見當時的醫術結合了中西醫的治療方法，用何種藥物或用具（藥水、藥酒、藍石、膏藥、丸、藥散、布帶、甘菊花水）、何種方式（搽、擦、磨、貼、紮、包、哈、吞、

食），醫生在接診時都清楚地向患者作出說明和交代。醫療用語出現的動詞都是以單音詞為主。袁家驊等（1989: 206）指出粵方言單音詞比普通話多，這是粵語比普通話更接近古漢語的表現之一。廣州話作為粵語的標準語更體現了這種構詞的特點。

b. 醫生為了使患者根據醫療的效果用藥，所用的醫療用語還包括用藥的時間、藥量和用藥的方式，例如：1. 每日飲兩勺，每勺飲一酒杯咁多；2. 朝晚要飲三十滴；3. 個啲藥丸每朝要吞半粒；4. 一日食三粒，朝早一粒；晏晝一粒；晚頭一粒等。從這些醫療用語中也可知道藥物的類型屬“液狀、粒狀”、藥量“一酒杯的份量、三十滴、半粒、三粒”，以及服藥的時辰“朝晚、朝早、晏晝、晚頭”等。因此，醫療用語所包含的詞彙不外是“用藥的時間”+“用藥的方式”+“藥量”+“藥物”（可用數量詞替代）。

c. 患者在與醫生交流時，也會述說本身的病況，以幫助醫生更快地診斷自己的病症，這類用語也屬於交流性的醫療用語。例如：1. 我周身骨痛啫；2. 我有精神；3. 我腳痛嘅；4. 我腳凍嘅；5. 我手脾；6. 我嘅眼冇精神；7. 我胃口唔好等，從這些患者的陳述來看，描述症狀的述語簡約，短語的語法結構“身體部位+形容詞”，如：“骨痛”、“腳痛”、“腳凍”、“手脾”、“眼冇精神”、“胃口唔好”等。

4.2. 《廣州話短語選編》詞彙的構詞法

袁家驊等（1989: 204）指出粵語的詞彙多是保留單音詞的形式，這是粵語保留古漢語的特徵。嘉約翰記載的醫療用語的構詞特點也能反映這種特色，如以下例句劃綫的詞彙：

1. 我手脾。；2. 我見肚痛啫。；3. 我嘅眼冇精神。；4. 你有咳冇呢？；5. 紮布帶；6. 你有嘔冇呢？；7. 你大便結冇結呢？；8. 你見通唔見呢？；9. 佢不能醫得愈。

表 11

廣州話	普通話	廣州話	普通話	廣州話	普通話
脾	麻痺	咳	咳嗽	結	結實
肚	肚子	紮	包紮	通	暢通
眼	眼睛	嘔	嘔吐	愈	痊愈

袁家驊等（1989: 206）指出粵語的名詞多數不加“子”尾，如“肚”、“丸”、“帶”等。

嘉約翰記載的醫療用語，部分表達“症狀”的詞語的語序與普通話的語序是相反的，如：“氣喘”（喘氣）、“汗出”（出汗）、“手折”（折斷了手）、“冷着”（着

涼)等。這些詞語在普通話的語序是動詞置於中心語前。袁家驊等(1989: 206)認為粵語與普通話的語序不同,是前者受到閩語、客家話和壯侗語族諸語言的影響。

袁家驊等(1989: 206)指出有些詞語在粵語跟普通話的形式相同,但是意義卻不盡相同。例如以下例句出現的詞彙:

- (1) 你見點樣唔自在呢?《廣州話短語選編》“自在”在廣州話意思是指身體的“舒服”,而非普通話的自由、不受拘束;或日子過得“安閒舒適”(《現代漢語詞典》)
- (2) 唔受用。(《廣州話短語選編》)“受用”在廣州話的意思是指身體支持不住了,健康不好的意思,而在普通話較為狹窄,意指身心的舒服,如“聽了這翻話,他心裏很不受用”(《現代漢語詞典》)。
- (3) 你有乜野閉翳艱難呢?(《廣州話短語選編》)“閉翳”、“艱難”在廣州話是使身體感到不舒適的問題;而在普通話“艱難”指行動、生活面對的困難(《現代漢語詞典》)。

雖然表達的詞義概念相同,但是嘉約翰記載的廣州話詞彙與普通話的詞語完全不同,括弧的是普通話的詞彙,如“痾痢”(瀉肚子);“而家”(現在);“食滯”(消化不良)“咪埋雙眼”(閉住雙眼);“晏晝”(下午),組成的語素不同。“朝早”(早上);“夜晚”(晚頭);“唐人藥”(中藥);“餸菜”(菜肴);“時辰”(小時);“暖水”(溫水);“睛珠”(眼珠);“睇書”(看書),組成的語素有部分是相同的。袁家驊等(1989: 206)指出屬於這類型的詞彙大多是粵語的複合詞。

嘉約翰記載廣州話詞彙有不少是源自古漢語的詞彙,開關引號裏的是廣州話詞彙,如“飲”(喝);“頸”(脖子);“食”(吃);“朝”(早上);“見”(覺得);“吞落”(下)等。袁家驊等(1989: 207)指出這類詞在粵語多屬於單音詞,在粵語地區這些詞語還是日常的口語詞彙。在嘉約翰記載的廣州話醫療用語亦同。

5. 廣州話醫療用語的語法特點

嘉約翰記載的醫療用語在語法上的特點如下所示:

一、由“動詞”+“數量詞”+“藥物”構成的動賓結構短語前置,有別於漢語的雙賓語結構,如以下的例句:

- (4) 俾三粒瀉丸過佢。(給他三粒瀉丸。)
- (5) 俾白粥過佢食。(給他白粥吃。)

二、醫生接診和詢問患者的疑問句有 8 種不同的句式，這 8 種句式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反復問句；第二類是特指問句，如下所列：

1. 反復問句

a. “有…冇” 的句式，例如：

- (6) 你有冷着冇呢？
- (7) 你有咳冇呢？
- (8) 冇痰冇呢？
- (9) 你有嘔冇呢？
- (10) 見冇疴水冇呢？

這類疑問句有時主語可省略。介於“有…冇”之間的是病症的用語。

b. “見…唔見…” 式的疑問句，例如：

- (11) 你見頸渴唔見呢？
- (12) 嘈吵起嚟你見頭痛唔見呢？
- (13) 胸前見痛唔見呢？
- (14) 你見食滯唔見？

介於“見…唔見”之間的也是患者病況的用語。也有的疑問句只是“見…唔”式，省略第二個“見”字，如：

- (15) 食完飯見飽脹唔呢？
- (16) 你見發冷唔呢？

這類疑問句一般用來詢問患者的感受或生理的反應。

c. “形容詞 + 冇 / 唔 + 形容詞” 式的疑問句，例如：

- (17) 你大便結冇結呢？
- (18) 口苦唔苦呢？
- (19) 你痛唔痛呢？

這類疑問句詢問的是患者犯病的症狀或感受。

d. “動補 + 唔 + 動補” 式的疑問句，例如：

(20) 你晚黑瞓得唔瞓得呢？

或省略補語，如：

(21) 俾針刮你知唔知呢？

句子中的動補詞語和動詞詢問病人發病後的情況，是否還有知覺或入睡。

e. 動詞 + 已發生的時間詞語 + 未發生的時間詞語 + 疑問詞“呢”組成的疑問句，如：

(22) 佢食曉有八劑藥未呢？

2. 特指問句

f. “幾” / “幾多” 的疑問句，通常是針對患者犯病的時間或病發的次數。例如：

(23) 你幾時起首病？

(24) 你起病有幾耐呢？

(25) 從首咳過幾多次血呢？

(26) 昨晚疴幾多眼屎？

(27) 每月發幾多次？

g. “點樣” 的疑問句主要詢問患者犯病的情況，如：

(28) 你見點樣唔自在呢？

(29) 你見點樣病呢？

(30) 起首點樣病呢？

廣州話的“點樣”相當於普通話的“怎樣”。

h. “乜野” 的疑問句相當於普通話的“甚麼”的語法功能，目的是要患者說出哪些情況會促使病況發生，如：

(31) 你有乜野閉翳艱難呢？

或者服用了哪些藥物或食物，如：

(32) 你食嘍乜野藥呢？

(33) 你食乜野餸菜呢？

袁家驊等（1989: 231）指出粵語的疑問句跟普通話不同的特點，就是利用肯定和否定的方式表示疑問的時候可以把賓語放在肯定與否定詞中間。嘉約翰選編的廣州話的疑問句，用於醫療交際用語的，賓語的部分大多是患者的症狀，發病和用藥的情況。

三、廣州話對於“時態”的語法表達，如：

a. “嘍”置於動詞後表達已發生的動作或行為，如：

(34) 我病嘍一個月咁耐咯。

(35) 我食嘍藥咯。

(36) 你食嘍乜野藥呢？

(37) 佢一隻手折嘍咯。

(38) 佢骨較硬嘍咯。

“嘍”表達過去式的語法功用相等於粵語的“佐”。

在嘉約翰記載的廣州話還有一個用來表示動作、行為或事件結束或結果的補語“嘍”，如：

(39) 你食嘍個啲藥未呢？

(40) 身子好嘍咗咯。

“嘍”在句中充當動詞“食”和形容詞“好”的補語。

粵語的“嘍”其中的一項語法意義是指“某種事物回復原來的狀態（袁家驊等1989: 216）。在嘉約翰記載的醫療用語中也有這類表示“回復體”的句子，如：

(41) 好嘍一半。

(42) 佢好嘍咗。

(43) 身子好嘍咗咯。

b. “過”置於動詞後，根據袁家驊等（1989: 216）的解釋“過”的語法功能表示經歷過某一動作、行為的“經歷體”，嘉約翰記載的廣州話醫療用語也有這類句式，如：

(44) 你有食過唐人藥冇呢？

(45) 從前咳過幾多次血呢？

c. 表示“經歷體”完成的時間較短的用“完”，如：

(46) 食完飯見飽脹唔呢？

這類句式在《廣州話短語選編》僅有一例。

d. 表示動作的補語用“住”。在嘉約翰記載的廣州話醫療用語中也是僅有兩例：

(47) 至緊要俾布遮住眼。

(48) 俾條布包住佢。

這兩句的“住”是動詞“遮”和“包”的補語。

四、患者向醫生陳述本身的病情時，通常選擇這三種句式表達：a. “有+症狀”；b. “見+症狀”；c. 症狀

a. “有+症狀”

(49) 我有疴痢。

(50) 我有作悶嘅。

b. “見+症狀”

(51) 我見肚痛啫。

(52) 我見唔受用。

c. 症狀

(53) 我周身骨痛啫。

(54) 我冇精神。

- (55) 我腳痛嘅。
- (56) 我腳凍嘅。
- (57) 我手脾。
- (58) 我嘅眼冇精神。

患者直接陳述症狀的句式最多，可見（c）類的句式是患者看診口語常說的句式。

6. 結語

從以上的討論，本文的研究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首先，嘉約翰在《廣州話短語選編》拼寫的是 19 世紀末的近代廣州音，與王炳耀、Ball 記載的清末的廣州音接近。從聲母、韻母和聲調的特點來看，嘉約翰拼寫的近代廣州音的音系特點有別於現代廣州話的音系特點。

這些音系的特點包括：聲母分舌尖前和舌葉音兩套，與李新魁（1987）、陳萬成、莫慧嫻（1995）、張洪年（2000, 2003）分析的近代廣州音的聲母特點吻合。嘉約翰拼寫的廣州音韻母數量較多，原因是他從分不主合，大部分的元音分長短的區別，實際上並非音位的對立，而有音位對立的韻母數量其實只有 51 個，與王炳耀、Ball 歸納的近代廣州音的韻母數量相距不遠。嘉約翰拼寫的韻母，有少數是與王炳耀、Ball 的韻母拼寫方式有別，這說明當時的廣州音受到周邊方音不同的影響，也可能是編者受到不同審音人或發音人的影響，在選取廣州話的字音有不同的方音來源上的影響。西方傳教士往往不是單獨編撰漢語方音或官話的教材，他們會求助當地的中國人幫助他們完成核對教材和審音的工作。因此，近代廣州音的音系在不同西方人士或中國學者拼寫時，難於做到完全一致。嘉約翰拼寫的廣州音受到廣州附近地區的方言的影響，尤其是中山方言，這可從“-ü”系和“-œ”系韻母的讀音與中山方言韻母讀音的對應關係可證。

嘉約翰拼寫的近代廣州音有 8 個調類，平上去入四聲只分陰陽兩類，陰平聲無高平和高降之分、陰上陰去兩者不混、陰入調無中入調，這些聲調的特點都與現代的廣州音不同。

由於嘉約翰是一名西醫，他所記載的醫療用語提供了本文研究和分析廣州話的詞彙、短語和句子的語料。尤其是讓讀者可以了解當時醫生和患者交談所使用的詞彙、短語和句子的組合方式，醫生接診所用的醫療用語、疑問句式、判診和用藥的說詞都可讓讀者進一步了解廣州話有哪些詞彙和句法可以將之組合起來，讓醫生和患者可以借助方言詞彙的表達，提高粵方言在醫學交際的使用。除了藥物的治療以外，語言的療效也可增進醫療的效果。嘉約翰記載的醫療語言，展現了各項醫療用語在輔助患者

對自己病情的認知與了解，並把它們編入廣州話的教材當中，讓患者和讀者可以學習和了解如何使用貼切的詞彙描述病情的症狀、表達自己犯病的身心反應，並可對醫生的提問作出適當而精確的回答。最重要的是掌握了教材的詞彙和句式以後，患者明白如何接收醫生的治療信息，用何種藥物、何時服藥、如何對治療的對策作出配合。本文依據前人對廣州話詞彙和語法的特點去分析嘉約翰記載的醫療用語，得出不少粵語的醫療“症狀用語”和“疑問句式”。

這種教材所提供的詞彙、短語和句式的學習，根據編者臨床看診的實況模擬出來的真實語境，並用它來作為醫療上的交際用語，作為一本方言的教材，它充分地反映了教材上的語言就是現實口語的活語言材料，充作歷時語言研究的文本，它的貢獻是不可抹殺的。

鳴謝

本文的作者在此要特別感謝匿名評審提供本文許多建設性的評審意見，以啟發本人修改拙稿，讓本人受教良多。此外，也要特別感謝《中國語文通訊》的主編、同仁慷慨地轉發前人的研究文獻，讓本人得以站在前人研究的成果上更深入地探討問題。這一切的幫助，本人銘感五內。

參考文獻

- Ball, J. D. 1907 [1888]. *Cantonese made easy*, 3rd edn. Singapore, Hong Kong, Shanghai & Yokohama: Kelly & Walsh, Limited.
- Bauer, R. 2005. Two 19th century missionaries's contribution to historical Cantonese phonology. *Hong Kong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0(1). 21–46.
- Beijing Daxue Zhongguo Yuyan Wenxue Xi Yuyanxue Jiaoyanshi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 (ed.). 2008 [2003]. *Hanyu Fangyin Zihui, di'er ban chongpaiben* 漢語方音字彙 (第二版重排本) Beijing: Yuwen Chubanshe 北京: 語文出版社. (Revised by Futang Wang (王福堂).)
- Chao, Yuen Ren. 1947. *Cantonese prim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hen, Shihua (陳世華). 2006. Richangzhong de changyong yiliao yongyu 日常中的常用醫療用語 *Riyu Zhishi* 日語知識 11. 31–32.
- Chen, Wancheng (陳萬成) & Huixian Mo (莫慧嫻). 1995. Jindai Guangzhouhua “si” “shi” “shi” sanzhu ziyin de yanbian 近代廣州話“私”“師”“詩”三組字音的演變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2. 118–121.
- Chen, Xiaoka (陳小卡). 2013. Jindai Zhongguo xiyi jiaoyu de dianjiren, xingyi de chuanjiaozhe: Jia Yuehan de Zhongguo shengya 近代中國西醫教育的奠基人 行醫的傳教者——嘉約翰的中國生涯 *Shenzhou Minsu, xueshu ban* 神州民俗 (學術版) 2. 45–52.
- Chen, Xing (陳星), Bo Zhao (趙波), Huiqun Ma (馬慧群), Jianzhong Zhang (張建中) & Cuicui Ma (馬彘彘). 2014. Zhongguo jindai xiyixue ji pifu hualiu bingxue kaituozhe Jia Yuehan ji qi zhuanzhu 中國近代西醫學及皮膚花柳病學開拓者嘉約翰及其專著 *Zhongguo Pifu Xingbingxue Zazhi* 中國皮膚性病學雜誌 4. 438–440.

- Chen, Yiming (陳 一 鳴). 2009. Buneng wangji de kaituo zhe: Ji Jia Yuehan yisheng yu Guangzhou Huiai Yidianyuan 不能忘記的開拓者——記嘉約翰醫生與廣州惠愛醫癲院 *Linchuang Jingshen Yixue Zazhi* 臨床精神醫學雜誌 10. 359.
- Deng, Siying (鄧 思 穎). 2003. *Hanyu Fangyan Yufa de Canshu Lilun* 漢語方言語法的參數理論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Guo, Zhaojiang (郭 照 江). 2004. Yiliao yongyu de lunli yuanze yanjiu 醫療用語的倫理原則研究 *Zhongguo Yixue Lunlixue* 中國醫學倫理學 17(4). 1–7.
- Hemeling, K. 1905.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ors*. Shanghai: Maritime Customs,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
- Hou, Lu (候 鹿). 2015. Ti'an cucheng yixue chuanjiaoshi Jia Yuehan mudi chongxiu 提案促成醫學傳教士嘉約翰墓地重修 *Qianjian Luntan* 前進論壇 6. 59–60.
- Jiang, Xuelin (姜 學 林) & Furong Zhang (張 芙 蓉). 1997. Yiliao yongyu de linchuang yiyi 醫療用語的臨床意義 *Zhonghua Yiyuan Guanli Zazhi* 中華醫院管理雜誌 13(8). 468–469。
- Kerr, John Glasgow. 1889. *Select phrases in the Canton dialect*. Hong Kong, Shanghai, Yokohama, Singapore: Kelly & Walsh Limited Publishers.
- Li, Hongmei (李 紅 梅). 2015. Chuanjiaoshi Jia Yuehan zai Hua de yixue fanyi huodong yanjiu 傳教士嘉約翰在華的醫學翻譯活動研究 *Lantai Shijie* 蘭臺世界 4. 97–98.
- Li, Jie (李 潔). 2015. Wangshi gouchen yi xianqu: Mianhuai Zhongguo jingshen weisheng shiye de chuangujianzhe Jia Yuehan 往事鉤沉憶先驅——緬懷中國精神衛生事業的創建者嘉約翰 *Jingshen Yixue Zazhi* 精神醫學雜誌 9. 223–224.
- Li, Rong (李 榮) (ed.). 2003 [1998]. *Guangzhou Fangyan Cidian* 廣州方言詞典 Nanjing: Jiangsu Jiaoyu Chubanshe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Li, Xinkui (李 新 魁). 1987. Yibainianqian de Guangzhouyin 一百年前的廣州音 *Guangzhou Yanjiu* 廣州研究 10. 65–68.
- Li, Xinkui (李 新 魁). 1990a. Shubainianlai Yuefangyan yunmu de fazhan 數百年來粵方言韻母的發展 *Xueshu Yanjiu* 學術研究 4. 70–76.
- Li, Xinkui (李 新 魁). 1990b. Yuefangyan yuyin tedian tanlun 粵方言語音特點談論 *Guangdong Shehui Kexue* 廣東社會科學 1. 149–160.
- Liang, Biying (梁 碧 瑩). 1996. Jia Yuehan yu xi yixue zai Zhongguo de chuanbo 嘉約翰與西醫學在中國的傳播 *Zhongshan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中山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3. 125–132。
- Liao, Yueqing (廖 悅 清) & Hao Li (李 浩). 2005. Shiye zhi guangda, shengming zhi chonggao: Ji Meiguo yiyao chuanjiaoshi Jia Yuehan 事業之光，聲名之崇高——記美國醫藥傳教士嘉約翰 *Nanfang Wenwu* 南方文物 9. 131–133.
- Liu, Yuanming (劉 遠 明). 2015. Guangzhou chongjian zhuming yixue chuanjiaoshi Jia Yuehan mudi 廣州重建著名醫學傳教士嘉約翰墓地 *Zhongguo Kejishi Zazhi* 中國科技史雜誌 36(1). 104–106.
- Shi, Zhongmou (施 仲 謀) (ed.). 2002. *Guangzhou Beijingyin Duiying Shouce* 廣州北京音對應手冊 Guangzhou: Jinan Daxue Chubanshe 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Tang, Zuofan (唐 作 藩) (ed.). 2007. *Zhongguo Yuyan Wenzixue Dacidian* 中國語言文字學大辭典 Beijing: Zhongguo Da Baike Quanshu Chubanshe 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 Wang, Bingyao (王炳燿). 1956. *Pinyin Zipu*, pinyin wenzi shiliao congshu, Guangxu 34 nian [1896] keben 拼音字譜 (拼音文字史料叢書, 光緒 34 年 [1896] 刻本) Beijing: Wenzhi Gaige Chubanshe 北京: 文字改革出版社.
- Wang, Fang (王芳). 2011. Jia Yuehan yu wan Qing Guangzhou yiliao jianzhu 嘉約翰與晚清廣州醫療建築 *Nanfang Jianzhu* 南方建築 4. 32–35.
- Wang, Fang (王芳). 2012. Dui “fengdian” de renzhi yu Jia Yuehan chuanguan Guangzhou fengren yiyuan 對“瘋癲”的認知與嘉約翰創辦廣州瘋人醫院 *Hainan Shifan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海南師範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5. 90–95.
- Wang, Li (王力). 1985. *Hanyu Yuyinshi* 漢語語音史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Wang, Zunwang (王尊旺). 2003. Jia Yuehan yu xi yi chuanru Zhongguo 嘉約翰與西醫傳入中國 *Zhonghua Yishi Zazhi* 中華醫史雜誌 33(2). 96–99.
- Williams, S. Wells. 1909. *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ung Chou: The 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
- You, Rujie (游汝傑). 2004. *Hanyu Fangyanxue Jiaocheng* 漢語方言學教程 Shanghai: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Yuan, Jiahua (袁家驊) et al. 1989. *Hanyu Fangyan Gaiyao, di'er ban* 漢語方言概要 (第二版) Beijing: Wenzhi Gaige Chubanshe 北京: 文字改革出版社.
- Zhang, Hongnian (張洪年). 1972. *Xianggang Yueyu Yufa de Yanjiu* 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 Xianggang: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
- Zhang, Hongnian (張洪年). 2000. Zaoqi Yueyu zhong de biandiao xianxiang 早期粵語中的變調現象 *Fangyan* 方言 4. 299–312.
- Zhang, Hongnian (張洪年). 2003. 21 Shiji de Xianggang Yueyu: Yige xinyuyin xitong de xingcheng 21 世紀的香港粵語: 一個新語音系統的形成 In Bohui Zhan (詹伯慧) (ed.), *Diba Jie Guoji Yuefangyan Yantaohui Lunwenji* 第八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 129–152.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Zhang, Risheng (張日昇). 1969. Xianggang Yueyu yinpingdiao ji biandiao wenti 香港粵語陰平調及變調問題 *Zhongguo Wenhua Yanjiusuo Xuebao*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2(1). 81–107.

Analysis of the Pronunciations, Formative Methods of Phrases and Syntax of Medical Communicative Language in the Canton Dialect Noted by John Glasgow Kerr

Ling Yann Wong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investig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und system, methods of phrase and syntax formation of the medical communicative language in *Select Phrases in the Canton Dialect* compiled by John Glasgow Kerr. The orthography noted by John is the contemporary Canton dialect which contained the sound features of *Zhongshan* dialect, and the orthograph of certain characters are found influenced by the dialects around *Guangzhou city*. The medical communicative language noted by John can be divided to communicative language for enquiry, diagnose, instruction, consolation, and social intercourse between medical doctor and patient. The research findings revealed that the Canton dialect during that time already to be found rich in vocabularies and variety in sentences to provide the medical doctors and patients to have communication for medical purposes, deliver information about medical treatments.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uses of the Canton dialect between the medical doctors and patients by referring the formative methods of the medical communicative language and patterns of syntax.

Keywords

Canton dialect, medical communicative language, sound system, term of symptom, interrogative sentence

通訊地址：馬來西亞 雪蘭莪州 沙登 馬來西亞博特拉大學 現代語言暨傳播學院 外文系

電郵地址：wly1969@hotmail.com

收稿日期：2019年4月30日

接受日期：2019年11月12日

